

蕉/窗/漫/笔

喝高了

王杰平

这不是喝酒，是喝茶。

常喝茶的人，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茶喝高了下不来，只能继续往品质更好，价格更高走。或者，至少也得在原高处，不然落下来难受。

对生活有要求，实属应该。

我喝茶较早，10多岁就学大人端茶缸，先是喝低价位的茉莉花茶，后是喝其他各种茶。我认同茶有百味，适口为珍，所以不偏爱哪类茶，但受茶友影响，身边的普洱茶和岩茶居多，当然还有绿茶。每年清明后，放几罐永川秀芽、安吉白茶等明前新绿进冰箱，是应了春天的好。

我的喝茶和工作都是从最低处出发。

我乐意在慵懒的光阴里，把所有的星辰大海，都当作是一杯能放下又能举起的茶。

也有举不起来的茶。

几年前，参加接待一位外地茶人，落座后，主人拿出几泡不同类型和价位的茶，请我们挨个品味。记得那天喝了曼松、曦瓜、白鸡冠和牛栏坑肉桂等几款。临结束，那哥们哈哈道：“先不慌，现在就上鲜鸡汤。”

随即见他手包里拿出一颗蚕豆大小，被金箔纸包裹的东西，让我们猜是什么。就在大家面面相觑时，他说：“这是在故宫角落里偶然发现的，专家判断是清朝末年间，用普洱茶制成的茶膏，请尝尝。”

听了这话，大家都很兴奋，赶紧催促漂亮的茶师妹冲泡，当那澄黄若金的茶汤缓慢注入杯中时，我突然疑问，这100多年前的东西，敢喝吗？

这杯茶，我到底未举起此杯。

举不起来的还有很多，越来越高的茶价如是。

新华社曾发《每斤十几万元乃至数十万元！谁是“天价岩茶”幕后推手？》稿件，揭露了天价岩茶乱象。当然，不仅岩茶价高，就是绿茶中的龙井、太平猴魁、信阳毛尖等，价格同样令人咋舌。

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款“能量茶”，推荐此茶的人说这个喝了么不倒台，能治百病，尤其对不孕不育和肌无力患者，有显著疗效。他说得嘿展劲，我只觉得好笑罢了。

说到底，茶，饮品而已。抛噱头、讲出身、说桥段，所有的煞费苦心，无非利益。

现实或许这样：从低处出发，怀揣梦想，立鸿鹄之志的人，一直可以喝到人生巅峰。龙骧虎步，实力了得，受上苍眷顾的人，他的初次举杯，可能就是追求你的终点。也有人的喝茶高不成低不就，职业和生活或常处徘徊之境。

还有那些起高楼，楼塌了，不知下一杯茶在哪里可以喝到的人。

在所有的高低喝法中，令我充满敬意的是劳动者手抹汗珠后的豪饮，他们每一次举杯，一座城市的发展，必然又增加了一次强劲的动力。

赞同“口粮茶”的喝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寻一款味美价廉的茶叶，哥们儿平时喝着，过日子，别费力往高走，但凡需要，也不委屈自己。

喝茶于我，纯粹习惯使然，也有好味之欢，所以，我到底还是喝“高”过。但高上去了，要记得下来，生活如此，职场亦如此。

(作者为资深媒体人)

诗/绪/纷/飞

山城恋歌

何真宗

嘉陵江畔的风催动春潮生，
火锅红油翻滚的思念情意真。
轨道列车穿楼联通距离时间，
洪崖洞的灯火点亮了黄昏。
小面摊前热闹里夹着乡音，
幺妹的欢笑牵着游子的梦境。

解放碑的钟声回响红岩魂，
黄葛树下龙门阵摆到夜深。
朝天门月光照着游子归程，
船工的号子喊来五谷丰登。

重庆，我梦里的城，
一城相思，一城香醇。
山也迷人，水也眷恋。
雄奇山水织出锦绣山城。

重庆，我心中的根，
一城祝福，一城感恩。
爱也火热，情也温馨，
重庆新韵唱出赤子心声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心/香/一/瓣

冬日寒风话江石

李渝楠

寒冬腊月，冷意悄然来临，我踏着轻盈的步伐，来到平日日常与友人散步的江边。

脚下的鹅卵石错落排布，形态各异，扁的似玉盘，圆的如珠玑，斑斓的纹样里凝着江水千百次的摩挲，它们安安静静地卧在滩上，像被时光精心摆放的珍宝。

我放轻脚步，竟不忍踩在这些石头上。它们有着坚硬的外壳，抵得住江水的冲刷、岁月的磨砺，内心却藏着万般柔软，能包容江面的波平如镜，也能接纳江底的暗流涌动与江边的惊涛拍岸，只是默默守着这一方天地。石头聆听着江水潺潺，远山呼唤，以最淡然的姿态履行着属于自己的使命。这份坚韧与温柔，竟让我心头一颤。

目光越过江面，忽见一人立在江水之中垂钓：他穿着防水的水裤，半截身子浸在冰冷的江水里，背着旧布包，手中鱼竿如一根瘦竹，直直刺向水面。

江面的水如油纸伞铺面，缓缓流淌，他的身影孤然，静止不动时，竟真生出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悠远意境。

江风掠过，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，鱼竿微微颤动，他却依旧稳如磐石，与这江、这水、这寒天相融，在我眼里，成了一幅淡墨晕染的水墨画。回头时，撞见一个年轻人举着手机，将我、垂钓人与一江寒水，一并收进了镜头。

我迈开腿想越过那些石头，便小心翼翼地用脚尖试



往/事/回/首

西沱老街球场坝

周康平

那时，我所生活的西沱老街，除了弯曲狭窄，就是坡坎坎了，想找出一块像样的坝子，还真难。

在老街的中间地段，有一块平缓的坡地，建有一个篮球场，人们叫它球场坝，那是老街上唯一可叫坝子的地方。

打篮球，对我们这些连篮球都投不上篮板的小孩子来说，其实是没啥关系的事。但打不了篮球，我们可以看打篮球。

每隔半个月左右，球场坝便有一场篮球比赛活动。打篮球的都是老街上的帅气年轻人，这些人自然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仰慕的对象。

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其实不懂篮球比赛规则，但这并不重要，我们只要能看懂球场上有红蓝两队就行。我们最大的心理优势是，叫得出蓝队和红队的队员叫什么名字，这一下拉近了我们与篮球的距离。

球场上打球的那些帅小伙，他们是哪条街的，又是哪家的人，我们基本上说得清道得明。只要他们比赛时，带球速度快，投篮投得准，抢篮板球抢得凶，在我们心目中就是篮球打得好的人。

球场坝有篮球比赛，一般在当天上午就能确定。我们那群小伙伴，先吃中午饭的人，便会在街上蹿来蹿去地喊起来，然后大家结伴，一起朝球场坝大呼小叫而去。不知道真相的街民，还以为我们这些小孩子真是啥球迷，哪知我们就是些图个热闹的小屁孩。

老街的人，习惯性地老街分为上街和下街。上街有政府机关和医院等单位。下街有小学、航运社、搬运社等。老街被分成了两段，但凡有啥活动，人们便以此为界，球场坝的篮球比赛也就成了上街与下街的对抗赛。

比赛的输赢，在我看来，最上心的，不是打比赛的人，而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子，这关乎上、下街人的荣誉。这种荣誉体现在我们小孩身上，就是一种自我得意感，上街赢了的小孩子会喊：“我们上街赢了！”下街输了，下街的小孩子同样会喊：“我们下街的今天终于输了一盘！”输赢都被叫得如此起劲，球场坝的名声，想不响

亮都不行。但和大大的名声相比，篮球场坝实际像我们老街的街面一样，非常狭小。球场坝的左边，是五六米高的堡坎，上面砌有两米高的砖墙。球场坝的边线，距离堡坎不过一米多宽。篮球架下两头是土围墙，根本站不下几个看球的人，唯一可供观众观看的地方，只是右边的那条边线之外，可站一些人。观看比赛的人，特别是像我这种个子偏瘦的小孩子，想挤进人群看比赛，即便是站稳了，被人给挤出去，也是分分钟秒的事情。

偏偏我又是个喜欢图热闹的小家伙，当然不甘心被人排挤在球场的边线之外听声音。但是凭力气去挤，我又确实没一丁点儿实力。

动了一番脑筋后，我学会了跟人。在比赛没开始之前，我就跟在刘叔身后。刘叔是我家邻居，也是老街篮球比赛的组织者之一。每次篮球比赛之前，球场都有前期工作要做，比如打扫篮球场的卫生。不用刘叔安排，我就手脚麻利地抓起扫把，帮忙扫了起来。扫完之后的球场，还得用石灰划边线，中线，底线等。刘叔一个人自是忙不过来。划线我不会，但给他提石灰桶我是绰绰有余的。

刘叔说，我这种热爱篮球的人必须得到奖励。于是，我名正言顺地成了篮球比赛时的翻牌员。

翻牌的木架子，架在篮球场边线外的中间处。所谓的翻牌员就是站在木架子上，为进球得分的球队，翻得分牌，相当于一个记分员。在篮球比赛中，翻牌员的位置是最适合观看比赛的地方。这让我这个翻牌员时常为两队矫健的步伐与灵敏的身手拍手称快，更是为他们激情与速度的碰撞，惊叫不已。观众的叫喊声和欢笑声在球场的上空此起彼伏，回荡的声音伴随了我儿童的时光。

二十多年后，这个给老街许多孩子带来美好回忆的球场坝，被打造成了商业一条街的中心之地。随着时光的推移，不知还会有多少人会想起它的前身？想不起来也罢，毕竟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同烙印。社会发展的进程，注定了生活中的某些美好怀念，只能在我们心中掩藏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